

邂逅的女人个个都是女巫

女巫

何小竹

制造

制造者



華夏出版社

女巫

何小竹

制造

制造者

华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女巫制造者 / 何小竹著. —北京: 华夏出版社, 2003.7

ISBN 7-5080-3115-6

I. 女… II. ①何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.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 I 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50274 号

女巫制造者

编 著 者: 何小竹

责任编辑: 梅 子 陈 默

装帧设计: 点石堂

出版发行: 华夏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四号

邮 编: 100028

电 话: (010) 64663331

印 刷: 北京宇海印刷厂

开 本: 850 × 1168 1/32

印 张: 8.875

字 数: 170 千字

版 次: 2003 年 7 月北京第一版

印 次: 2003 年 7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ISBN 7-5080-3115-6

定 价: 16.00 元

华夏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如有印刷或装订错误, 请随时联系

女巫制造者何小竹（代序）

洁 尘

老话说：“世上本没有路，走的人多了，也便成了路。”套用这句话来说何小竹：“成都本没有女巫，被何小竹制造了，也就有了女巫。”

何小竹的“女巫系列”写了有好几年了，他所制造出的那种味道，飘荡在成都这个城市的空气里，并蔓延到其他城市。这几年来，成都媒体圈、艺术圈、诗歌圈以及时尚写作圈的女性聚会，都有意无意地自称或被称为“女巫聚会”，这个称谓虽然不能说发端于何小竹的小说，但是他强化了，又被“女巫”们自己所认同，于是也就传播开去了。这几个女性圈子互有交叉，关系盘根错节，但都和何

女巫

制造者

002

小竹有着友好且深厚的交道,换句话说,何小竹在成都的女性群众基础相当好,这成了他写“女巫系列”的前提。

我不知道究竟该怎样来描述何小竹制造出的那种味道,统而言之是巫气,细细辨别一下,是清淡、恍惚、自恋、倦怠,是废话连篇和妙语连珠,是瞬间的清醒和总体的迷茫,是郁闷和欢愉的穿插往来,也是虚无和现实的相互搭救。这是一个族群的精神状态和情绪状态的写真。如果说要延伸到什么主义上去,那就是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,还有一些浪漫主义。这话何小竹不爱听,他最怕“主义”,这个比较宏大的词汇总是让他皱眉头。

其实,与其说何小竹制造出了一种味道,不如说他提炼出了一种味道。这种味道是都市的、女性的、当下的;它既鲜明又暧昧,既养人又伤人,既让人向往又令人厌倦;它一直存在着,散发在女人的眉间嘴角,散发在成都的火锅店和酒吧里面,散发在一个个曲终人散兴意阑珊的夜晚里,它们像女人身上的香水、手中的烟和杯中的酒以及爱慕发生时的荷尔蒙气息一样,散发掉了,然后,被何小竹捕捉并描述出来。

透露一点小说背后的事情:这部小说里的《写字的女巫》中的“葵花”,原型正是本人。这一点我殊为得意,到处跟人说,在这里又说一遍。这是一篇被逼无奈而产生的小说,结果是,写出来后何小竹自己非常满意,而我当然更

加满意。我觉得“葵花”揣着字四处粘贴的形象,跟我所向往的“妖里妖气”的境界非常吻合。我不是一个女巫,连何小竹自己都这么说,你不是一个女巫,你这人为人做事都太较真了。所以,我很感谢何小竹,在他的小说里,我终于成为了一个女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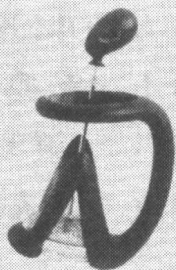
2003/4/21

003

女巫制造者何小竹(代序)

目 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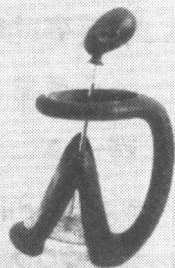
- 001 女巫制造者何小竹(代序)
- 001 一、第一次认识一个是女巫的女孩
- 014 二、女巫聚会塔子山
- 025 三、第三个故事在火车上
- 029 四、写字的女巫
- 037 五、莫小姐需要一本小说
- 054 六、她和她的帽子一起飞走了
- 065 七、酒吧留言
- 068 八、电话亭的电话响了起来
- 078 九、她感觉自己的身体在一天天缩小
- 090 十、当女巫变成鸡之后
- 102 十一、养鸭的男人遇见养狗的女巫
- 111 十二、1992 年的舞蹈



- 158 十三、一个酷似马叉虫的女孩
185 十四、给女巫打工
196 十五、带女巫回家是危险的
212 十六、在小但家捡回一段丢失了的故事
218 十七、隐身女巫
233 十八、别羡慕人家的乳房大
244 十九、老男人抵挡不了女巫的诱惑

256 附录：女巫解释

- 256 1. 所谓女巫
258 2. 成都是女巫多发城市之理由所在
262 3. 女巫的身体
264 4. 那个豆沙色皮肤的女孩
268 5. 和莫小姐未公布的一段对话
272 6. 女巫的平方根猜想
274 7. 关于隐身女巫



一、第一次认识一个是女巫的女孩

1

今天是最后一个晚上，四月三十日，我给自己设定的最后期限，到晚上十二点（零点）之前，如还没能泡上可以睡一晚的女孩，今年就不会有睡觉的女孩了。

梅和眉问我这样设定的理由何在？

我说没什么理由，只是一种感觉。

老马就说，这行为是不是有点模仿的嫌疑？

我沉默了一会，然后说，也许吧，但我至今想不出我模仿的那个人是谁。

梅和眉是一个女孩，坐她旁边还有一个女孩，叫卡秀。那天在场的除了老马，还有乌家学和安垠贵。地点是梨花街花与花酒吧。时间是晚上十点过三分。他们都在为我着急，一小口一小口地啜饮着啤酒。

梅和眉最先忍不住了，责问我，早一点你干什么去了？

她的意思是，我总爱把自己逼到一个绝境。

我说我一直在努力。

真的，从平安夜那个晚上开始，我就在忙这事了，难道你们没看出来吗？平安夜我在多少个酒吧跑来跑去，你们是最清楚的。我还负责把好多个女孩送回了家，直到天都快亮了，我才回自己的家睡觉。

梅和眉笑起来，一个人睡的吗？我们还以为你最后把蛛蛛带回去了，她这样说。

是吗？我很惊讶，原来你们是这样想像的？真是有名无实。

那晚我最后送的是蛛蛛和朵朵，蛛蛛住三瓦窑，朵朵住科华路，我是准备先送了朵朵，然后送蛛蛛，当然不一定去三瓦窑了。但朵朵到了科华路心血来潮，不想回家了，要去蛛蛛那里住，我还有什么话说，我总不能说朵朵你下车吧，我要拐个弯带蛛蛛回去？所以，我只好把她们俩一齐送到了三瓦窑。情况就是这样。

那么,今天这最后一天你都在干什么呢?梅和眉一贯有责问我的瘾。

上午我是睡了个懒觉,我说。昨晚我睡得晚嘛,你们都知道。朵朵答应今晚与我联系,可看看现在已经是多少点了?我又被骗了。中午我到华兴街吃的米线,然后去公司晃了一下。下午我和老马坐在大慈寺的茶铺,我一直不停地在打电话,这老马可以证明。好不容易我约动了一个女孩一起吃晚饭,她答应了,去吃王胖鱼。后来,我正放心大胆地和老马谈论诗歌,一个好久没联系的女孩主动约我晚上去棕南吃韩国烧烤,我想到我已经约了王胖鱼,便推掉了那个韩国烧烤。这期间,我还一直在与朵朵联系,她手机关机,传呼欠费停机。到下午六点,约好了去吃王胖鱼的女孩突然变卦,她说她妈妈生病了,她得马上去四医院。我知道她是在撒谎。我赶紧约那个想吃韩国烧烤的女孩,我说我突然十分想吃韩国烧烤了,但她却说,她现在正在去天天渔港的路上,是一个男朋友请客。结果可想而知,我与老马一起吃的晚饭。晚饭后老马陪着我又跑了几个酒吧,这老马可以作证。在玉林南路的那个酒吧差点就要上手了,那个女孩是个诗歌爱好者,我已经将我的诗背诵了一首给她听,该她背诗给我听的时候,却来了一个画画的。我一看情况不对,赶紧和马哥撤了。马哥出来便建议我联络一个以前睡过的女孩,这样保险系数会大一

女巫

制造者

004

些。于是我给陈秋打电话。正好，陈秋就在附近不远的另一个小酒吧。老马说，看来有搞了，他就不陪我了，执意要与你们汇合。我说好吧。但我还是对老马说，晚一点我再与你们联系。我不是没信心，我真的是有一种预感，从王胖鱼失约开始，我就预感到今天不可能有好结果。果然，陈秋嘻嘻哈哈的和一大帮狗男狗女坐在酒吧里，我进去的时候，她正疯疯癫癫地在表演一个黄色段子，看见我之后，还要拉我一起表演。她看来是喝得不少了，竟然当众将我们以前如何上床睡觉的事情拿出来当段子讲。我很不高兴，几乎没怎么喝酒，默默地坐了不超过十分钟，就出来了。然后，我给你们打电话。就是这样。

2

我读童话的那个年代，对女巫的故事很着迷。几个男孩经常聚在一起幻想，要是能抓到一个女巫就好玩了。但这愿望一直都未实现。长大了更觉得这是不可能实现的童话了。不过，还是有一种奇怪的现象在我身上发生，那就是，从我在大学一年级的初恋开始，凡失恋之后，就特别爱幻想有一个女巫骑在一把闪光的扫帚上，从深夜的窗户撞进我们的男生宿舍。这样的幻想一直持续到我大

学毕业到公司上班之后。还有,尽管我已经长大成人,但对那些讲述女巫故事的童话和卡通片,至今都是特别的迷恋。这样说,或许给人一种关于女巫的有关知识我懂得不少的印象。其实并非如此。如果你问那些女巫是从哪里来的?仅仅这一点,我就茫然不知。我只对女巫有些什么生活习惯,像她爱吃什么点心之类的,还略知一二。

所以,那天晚上,也就是四月三十日晚上快到十二点钟的时候,我遭遇上一个女巫,虽然也是万分的惊讶和十二分的不自在,但要说完全一点心理准备也没有,那是说不过去的。

快到十二点(也就是我设定的最后期限)的时候,先是老马说,过了十二点他进不了大门,便背起他的大书包走了。接着乌家学和安垠贵说明天他们都要早起,因为明天是星期一,也走了。梅和眉笑了一下,她说,不好意思,还要回去开夜车赶一篇稿子。说完,她匆匆忙忙地起身往酒吧外走,简直跟逃一样的。我当时情绪很低落,默默地喝了整整一杯啤酒,才发现,人并没走完,还有一个人在陪着我,那就是先前坐在梅和眉与乌家学之间的那个叫卡秀的女孩。

我以前从没在任何场合见过卡秀,是那天晚上才见的,也不知道她是谁带来的。她一直默默无语,好像和这

女

巫

制造者

006

个圈子也没多大关系。但她为什么不走呢？我端起酒杯，示意性地和她碰了一下。

你叫卡秀？我朝她笑了一笑。

她长发披肩，衣服的色调偏冷，眉眼天然的清晰，不化妆也很好看。

她笑着点了点头。十二点快到了，她说。说完之后，很沉静地看着我，仿佛我和她有什么约定似的。我突然胆大妄为地向她伸过手去。

是啊，十二点快到了，我说，你跟我回去睡觉？

她并没有推开我的手，听了我这十分唐突的邀请，她还是那么沉静。

你经常这样邀请女孩吗？她问。

说实话，我并没有这样邀请过一个女孩。很多时候，我都想对我中意的女孩这样说，请跟我回去睡觉吧。但是，很多时候，我都没法将这句简单的话说出来。也许，这就是我一直失败的原因吧。

那你为何对我就能这么直截了当呢？难道就不怕被我拒绝吗？

我说，我也不知道，这也许是一个奇迹，你的神态给了我直言不讳的勇气。

是吗？她笑了。但是她又说，你对我还根本不了解。

我摇了摇头，当我发现只有你还没走的时候，我觉得

一切都已经无需去了解了。

她这次是大声地笑了起来。如果我现在告诉了你，我是个什么样的女孩，你还敢要吗？

我很肯定地点了点头。

那么我告诉你（她额上的一丝长发这时候松散下来很轻盈地挂过眉梢），我是个女巫。

3

当晚十一点五十五分，我和这个自称是女巫的女孩已经坐在了出租车上。我们在车上什么也没有说。我们急着往我的住处赶。我们的手还拉在一起。途中我偷看过一次她的眼睛，其余时间我也跟她一样，看着从出租车旁一晃而过的街头夜景。我不无新奇地发现，还是有那么多堪称漂亮的女孩在这午夜的街上骑车或走路。当然这样的发现并没让我感到丝毫的沮丧，因为此时此刻我已经为自己抓了一个在身边。那么，她又在想什么呢？我禁不住又偷看了她一眼。

到了。

一个玫瑰色的街角，车停下。

上楼了，楼梯有点窄，还堆满了杂物。

女

巫

制
造
者

008

几楼？

顶楼，是高了一点，但很方便上屋顶，特别是夏天。

路灯坏了，看不见钥匙，有打火机吗？

有。

好的。女巫一般都揣了打火机。

门开了。

客厅的灯也是坏的，去卧室吧，卧室有一盏灯。

拉住我的手。

灯亮了。

没有床，席梦思在地板上。

衬衫，拖鞋，书籍，VCD，感冒冲剂也在地板上。

只有电脑在电脑桌上。

还有一把椅子。

我打电脑的时候才坐椅子。

我也在电脑上看 VCD。

你喝点什么？ 现在几点了？

坏了，过十二点了。

现在，她盘腿坐在我的席梦思上。我坐在椅子上。这个自称是女巫的叫卡秀的女孩，从进我的卧室后，一直在微笑。她微笑地看着我。我东一下西一下地试图去拿点什么东西在手上，但都没成功。我开始反复的搓手。

都十二点过了,还睡不睡?她在问我。

我拿不定主意。我很想睡,但已经过了十二点,似乎又丧失了要和她睡的理由。

你很讲原则,是吗?她问我,语气分辨不出是嘲讽还是关怀。

一般说来是这样,我说。但通常我也不是很死板的人。

她还是在微笑。就是说,你还是很想睡?

我笑了,笑得很窘迫。其实时间不是问题,我说。主要是我还没有和女巫睡过觉,这是一种全新的经历,说实话,我有点紧张。

她沉思了一会,然后说,没什么不一样。

没什么不一样,这话是一个开关。

那好,我说。

我从椅子上站起来。你大概不习惯开着灯?我已经将手放到了开关上。

我不怕光,她说。

我的手便又缩了回来。我不知道现在该坐下还是就那样站着,或者干脆和她一起躺到席梦思上?

我可不可以看一看你的脚?我问她。

因为我记得书上说过女巫的脚趾间是有蹼的。

可以,她便弯腰去解鞋带。